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五上

宋 沈樞 撰

忠義門

齊王蠋謝樂毅之請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

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寛其賦歛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

王孫賈殺淖齒以報齊王

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湣王子灋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

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趙藺相如全璧而歸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

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漢紀信誑楚以救漢王之急

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

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不肯為項羽將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

茍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

高祖赦季布戮丁公

五年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

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閒言於上如朱家指高祖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趙苞不顧私恩毀忠節

熹平六年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禄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

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晉嵇紹以身衛惠帝見殺

永興元年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等謀討之越奉惠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穎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惠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惠帝兵人引

紹於轅中斫之惠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惠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惠帝幸其營左右欲浣帝衣惠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

許之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
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洛陽糧盡援
絶祐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
欲致命今得之矣燕太宰恪攻洛陽克之執勁勁神氣
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
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臣光曰沈勁
可謂能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
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

人之德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郗愔怒子超黨於桓溫

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爾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宋袁粲父子俱死石頭城

昇明元年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
素相憑附劉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詔袁粲鎮石頭粲
性沖静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
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會蒼梧王遇
弑況攸之遺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
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凡在臣下
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宫閤管籥悉關家人
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

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怵懼道成初閒攸之事起自往詣椉椉辭不見道成乃名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椉素有重名自往譬説淵乃從之及椉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説懇至椉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椉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椉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

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蘇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謝朏不肯勸進蕭道成

齊建元元年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悦

齊劉思忌寧為南鬼不為北臣

永泰元年魏統軍李佐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

北魏崔楷不肯虧忠而全愛

梁大通元年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

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沈恪不忍送梁主如别宫

陳永定元年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宫衛送梁主如别宫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周榮建緒不願與隋主共取富貴

大建十三年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吉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

吾族殺由是奇之

隋堯君素責屈突通負國生降

義寧元年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通勢益蹙或説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禄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懐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李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闗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竇琮等將輕騎與

顯和追之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

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唐張道源不降竇建德

武德二年淮安王神通使張道源鎮趙州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徳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

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屈突通不顧二兒以狥義

三年高祖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陽高祖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

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高祖歎曰狗義之士一至此乎

秦王以薛萬徹為義士

九年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顔真卿獨守平原以拒賊

天寶十四載初平原太守顔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廪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明皇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懐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盧奕守節死無所恨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廄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顏真卿感激軍士以討賊

顏真卿名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

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瘞之祭哭受弔

顔杲卿罵賊至死

至德元載常山巳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

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咼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

張廵責令狐潮以忠義何在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廵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廵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廵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

潮懟而退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

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以亂兵迎朱泚入宮自稱權知六軍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狥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

不豈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鋭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

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
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
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
等是日泚名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
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
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
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
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

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德宗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顔真卿雍容辨敕而就死

興元元年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顔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耶遂縊

殺之

鄭畋刺血誓以討賊

廣明元年鄭畋還鳳翔名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甃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不能言會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閒道詣行在名將佐諭以逆

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給其心軍勢大振

王處存舉兵衛車駕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孫揆寧死不肯復事鎮使

大順二年李存孝械孫揆以獻於李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絶聲

王師範舉義兵以討朱全忠

天復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

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疆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兖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陜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

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有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兖鄆友寧名蔼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後梁朱全昱責梁王滅唐三百年社稷

開元元年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册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

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太祖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太祖不懌而罷

張承業勸晉王復唐社稷

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

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王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名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

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莊宗終不能用王彦章

同光元年後梁王彦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彦章重傷馬躓遂擒之莊宗惜彦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莊宗從之令下

諸軍皆踊躍願行莊宗發中都舁王彦章自隨遣中使問彦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莊宗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

姚洪寧為天子死不與人奴並生

長興元年東川兵至閬州董璋晝夜攻城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奬拔

汝今日何相棄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蠻
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
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
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
並生瑾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
死罵不絕聲明宗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後晉張敬達不肯主降契丹

天福元年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

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秃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人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嘉張敬達

之忠命收瘞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効敬達也

沈斌寧為國家死不効趙延壽所為

開運二年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敵兵以殘父母之邦不自

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弑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為明日城陷弑自殺

後周太祖稱馬全義忠於所事

廣順三年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太祖名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効之

南唐張彥卿部兵守城至死不降

顯德五年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

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克之彦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彦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節義門

漢蘇武杖節不肯降匈奴

始元六年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武在漢與李陵俱爲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

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説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衞律之罪上通於

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
帝崩武南鄉號哭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常恐漢
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
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
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
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
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
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凡隨武還者

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龔勝等守節不仕王莽

始建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旦夕隨使君上道必

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説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莽又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説其言不彊致初郭欽爲

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簒位咸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鮑永慙以其衆幸富貴

建武二年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内光武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光武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隣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宋弘不狥主意而易妻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光武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光武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溫序杖節伏劍而死

八年校尉溫序為隗囂將荀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須汙血遂伏劍而死

荀彧不從曹操議九錫

建安十七年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

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徳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

魏文帝不能臣楊彪

黄初二年初文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文帝乃止

晉周虓不肯屈節於苻秦

寧康元年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得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楊盛不改晉年號

宋元嘉二年初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始用元嘉年號

唐顔真卿不為賊黨誘脅失節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

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劍擬之爲將剸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留真卿

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名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舊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顔杲卿乎乃

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梁震終身不受高氏辟署

後梁開平二年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

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李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髙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孝行門

漢薛包不以外居廢晨昏之禮

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敺朴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

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徐庶不肯失母而圖王霸之業

建安十三年徐庶母為曹操所獲庶辭劉備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操

魏王祥以繼母憎愛愈恭

甘露元年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詳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

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别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晉王裒痛父非命不仕

泰始十年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

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梁吉䎼乞代父命

天監二年馮翊吉䎼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䎼年十五檛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幼

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
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
且爾重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
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
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
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
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
因瞋目引領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

愍之命更著小者玢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武帝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玢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房景伯母能化部民

大通元年北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

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

麟德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善之賜以縑帛

晉王數省其母曹夫人

後梁貞明二年晉王還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楚王居喪無戚容

後唐長興二年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名望門

漢孔融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建安元年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

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犇東山妻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曹操以禰衡有虛名不殺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

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滿寵請赦楊彪恐失民望

二年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瀌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青龍二年蜀諸葛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夏侯霸知鍾會為吳蜀之憂

嘉平元年夏侯霸犇漢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晉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永興二年時天下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起之咸曰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敏欲盡誅江東名士

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畧無敵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内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桀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循詐為狂疾得免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巳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内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

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勲校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王導勸琅邪王引致名士

永嘉元年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轝

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

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巳

王衍名蓋四海為石勒所害

五年漢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晉將士十餘萬人相践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巳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兾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勒謂孔萇曰

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陳頵謂中華取士先白望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財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䘏灋物墜喪夫

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䆃不能從

唐楊綰為相朝野相賀

大歴十二年以楊綰常衮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寛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天下恃郭子儀為安危

建中二年郭子儀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隷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白居易以牛僧孺等皆人望不宜踈棄

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奬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

恐罪而斥之乎

李訓時取重望順人心

太和九年以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開成四年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文宗勞問賜賚使者旁午三月薨謚曰文忠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長安市人迎劉瞻

乾符元年以虢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

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才德門

司馬溫公辨才德之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堂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

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早達門

唐李勣勸劉延裕稍自貶抑

總章元年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

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功名門

晉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

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運甓欲致力中原

三年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公勤門

蜀漢楊顒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黃初四年漢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

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東晉陶侃治荆州未嘗少閒

太寧三年以陶侃為荆州刺史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撿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

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北魏蘇綽積勞成疾

梁中大同元年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守職門

漢郅惲拒車駕夜還

建武十三年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光武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光武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宋謝莊不奉旨開門

大明元年武帝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武帝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効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唐段志玄閉門不納使者

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宫官至二人所士及開

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太宗聞而嘆曰真將軍也

呂元膺擢守門者爲重職

元和五年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鏁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

吳越王門吏不肯啟關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名北門吏厚賜之

通鑑總類卷十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五下 六上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通鑑總類卷十五下

宋 沈樞 撰

謙遜門

漢光武不許竇融讓職

建武十三年以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光武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

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光武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光武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吳嚴畯力辭代魯肅

建安二十二年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嚴畯代肅督

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為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務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吕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晉羊祜拜官多避讓

咸寧三年羊祜為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别之外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

也

羊祜身沒讓存

四年羊祜卒武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為氷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武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劉寔著崇讓論

太康十年武帝為皇孫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

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東晉王述不肯讓尚書令

興寧二年以揚州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

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北魏高祖嘉于烈有謙讓之美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光祿勲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王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讓之美直士之風

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

謝朓三讓吏部郎

永泰元年明帝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明帝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

梁韋叡不與羣帥爭先告捷

天監六年曹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韋叡獨居後世尤

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廠爵邑

湛僧智歸功於夏侯夔

大通元年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

男女四萬餘口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攻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唐房玄齡請解機務

貞觀十三年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太宗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

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崔羣謂遂王嫡子不當讓

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憲宗將立恒命崔羣為寬草讓表羣曰凡推己之有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憲宗乃止

憲宗不肯纂述平蔡之功

十四年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

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憲宗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蜀趙廷隱願以昭武讓李肇

後唐長興三年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名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吳柴再用以戰功歸社稷之靈

清泰二年吳德勝節度使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後漢郭威不肯獨膺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入見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血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於是徧賜

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隱帝欲特賞威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簡傲門

晉何綏與人書疏詞禮簡傲

永嘉三年何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

傲河内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殷浩欲正蔡謨傲上之罪

永和六年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穆帝臨軒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穆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名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

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
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
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所以為政矣公卿
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
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
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
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為庶人

矜伐門

晉王濬與王渾爭功不已

太康元年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渾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渾濬爭功不已武帝命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武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武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劉毅自矜建義之功

義熙八年劉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劉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

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發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

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陳侯安都恃功驕慢

天嘉四年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文帝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禊飲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文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文帝曰此雖天

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文帝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安都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文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

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唐張行成諫太宗與羣臣校功

貞觀十五年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臣竊為陛下不

取太宗甚善之

吳沈行思與盛師友論功

後梁開平四年吳越王鏐之廵湖州也留沈行思為廵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為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賣已取鍛鎚擊瓌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為婺州刺史

後唐莊宗自矜十指上得天下

同光元年荆南高季興在洛陽還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

李穀與韓熙載各言攻取之易

天成元年韓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别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

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後晉楊昭儉諫齊主刻石紀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南唐取楚自謂諸國指麾可定

後周廣順元年南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恬退門

漢揚雄恬於勢利以樂道

天鳳五年初成帝之世揚雄為郎給事黄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灋應之號曰灋言用心於内

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絶倫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東晉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

咸康元年王導辟王述爲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顧和殷浩固辭遷職

永和二年穆帝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和

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北魏彭城王好恬素不樂勢利

齊永元二年魏以彭城王勰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

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世宗所留黜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為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丈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王晞若辭侍郎

陳天嘉元年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為侍郎若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

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周蘇威屏居山寺除官不拜

大建十三年北周美陽公蘇威少有令名晉公護强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官不拜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名見與語大悦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

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為邳公以威襲爵

唐岑文本拜官有憂色

貞觀十八年以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蘇頲固辭職以終制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

曰臣見其哀毁不忍發言恐其隕絶肅宗乃聽其終制

孔吏部不肯居朝廷

大中四年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鄭祗德以子尚主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以祗德為賓客分司

韋澳辭戶部乞小鎮

十一年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它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以澳為河陽節度使

後唐盧質固辭為相

同光元年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

族欲以為相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豆盧革盧程為之王即名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

吳宋齊丘以退讓為高

長興二年吳徐知誥欲以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啟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隱逸門

漢光武屢徵處士

建武五年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寺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

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嚴之光武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

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
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李業等不受公孫述徵命

十二年初公孫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
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四
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巳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
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

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述
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
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
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
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
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
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
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

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

樊英進退無據黄瓊練達官曹

永建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順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順帝乃為英

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辭位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時又徵

廣漢楊厚江夏黄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

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順帝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陳蕃薦五處士徵之皆不至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桓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

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傑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桓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桓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宫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管寧等往依公孫度以避世

初平二年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别可一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

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吾惟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

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東京殷浩累辭徵辟

建元元年殷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

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濟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謝安以山水文籍自娛

升平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

夫自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淹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禮重之

夏主殺隱士韋祖思

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

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北魏世祖徵崔玄等差次叙用

宋元嘉八年魏世祖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頴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

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梁陶弘景謂之山中宰相

大同二年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武帝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

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没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宫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北周處士韋敻十徵不屈

陳永定三年周處士韋敻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敻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悦

隋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

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獘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唐田遊巖被徵無所規益

開耀元年高宗徵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東宫無所規
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
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
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
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
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
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飡周粟僕何敢言禄及
親矣以何酬塞想爲不違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

司馬承禎指終南山為仕宦捷徑

景雲二年睿宗名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睿宗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睿宗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睿宗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天

后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宋璟以山人言涉佞諛不用

開元六年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别奏

肅宗待李泌為賓友

至德元載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

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名之謁見於靈武肅宗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肅宗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肅宗乃止

李泌衣紫袍以絶羣疑

肅宗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

白者山人也肅宗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肅宗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肅宗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肅宗為李泌築室於山中

二載李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爲李泌起書院於蓬萊殿側

大歷三年初代宗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代宗時衣汗衫躡屨過之欲以泌同平章事泌固辭代宗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爲宰相邪後乃命中使爲泌葢二親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南唐宋齊丘乞歸九華舊隱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齊丘怨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致仕門

漢薛廣徳縣安車以傳示子孫

永光元年御史大夫薛廣徳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廣徳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晉劉坦乞聽劉寔請老

永嘉三年劉寔連年請老懐帝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寔以侯就第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

沈慶之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孝建二年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

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齊沈淵表百官致仕並窮困私門

建武元年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詔依舊銓叙

荆南梁震自稱荆臺隱士

後唐清泰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

委任梁震以凡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娱省刑薄賦境内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

臺隱士每詣府跨黄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知足門

漢張良自以封侯為布衣之極

五年張良素多病從高祖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黄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

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二疏上疏乞骸骨

元康三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

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晉司馬孚不以尊寵為榮

泰始八年安平獻王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甞預謀及武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武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恵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

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以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齊王僧虔不欲一門有二台司

永明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武帝乃許之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

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後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隋韋世康有止足之志

開皇十五年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荆州總管世康和静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

骸骨文帝不許使鎮荆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世以為榮

唐張嘉貞不營家産

開元十七年張嘉貞不營家産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蜀王宗弁不肯求進不已

後梁開平三年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躁進門

漢賈捐之欲媚石顯以求進

永光元年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

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内侯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元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髠鉗為城旦

宋范曄自謂才用不盡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

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齊張敬兒意欲無限

永明元年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胛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

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王融三十内望為公輔

十一年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

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王融速求富貴

建武元年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明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北齊祖珽欲求宰相

陳光大元年齊祕書監祖珽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彦深元文遥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遥彦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别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唐姜公輔詣陸贄求還官

貞元八年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鄭顥營求作相甚切

大中十年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

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後唐孔謙賂伶宦求租庸使

同光二年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宦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莊宗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高尚門

齊魯仲連不顧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説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

魯仲連不受平原君封

五十八年趙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魏子順以魯連為高士之次

秦孝文王元年齊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

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操守門

漢尚符璽郎不肯以璽授霍光

後元二年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

鷲光名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嚴延年劾霍光擅廢立主

元平元年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馬援謂丈夫窮益堅老益壯

建武元年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

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閭𨻰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馬援不答梁松拜

二十五年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

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种暠拒中常侍迎太子

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為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宫順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决暠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

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鬲臨事不惑順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傅燮拒趙忠不求私賞

中平三年以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靈帝使忠論討黄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

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懐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魏徐邈清介不改其常

嘉平元年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

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王祥獨不拜晉王

咸煕元年進晉公司馬昭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曽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

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重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捐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覲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東晉顏含修已守道

咸康四年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

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會欲為之筮會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北魏古弼不以肥馬給獵騎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

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它日世祖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

以運之諂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粥表曰今秋穀懸黄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戴法興等

大明二年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

處分武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齊虞悰不肯贊惟新之政

建武元年海陵王即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甞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寶命明帝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明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

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明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淪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梁王承等不往朱异之門

大同五年朱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

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怨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

唐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内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不能致宋璟

十三年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明皇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皇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明皇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明皇笑曰朕明日為汝名客明日明皇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

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韓休守正不阿

二十一年蕭嵩薦韓休為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宫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黙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

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嚴挺之竟不詣李林甫

二十四年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

張彖不肯謁楊國忠圖富貴

天寳十一載楊國忠既為相以天下為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頥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陜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甄濟不畏安禄山脅名

至徳二載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禄山為

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强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肅宗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

杜黄裳怒韋執誼以一官相買

永貞元年先是太常卿杜黄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

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黄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議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李鄘恥由宦官進

元和十二年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恥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

吾任也鄜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韋溫拒鄭注叅佐之請

太和九年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叅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王皡力辨郭后祔廟之事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故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及崩宣宗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宫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

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皡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皡孤直明日皡坐貶官

韋保衡憚李璋方嚴

咸通十三年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懿宗以璋爲宣歙觀察使

後梁李愚不肯拜衡王

貞明一年均王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名為左拾遺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均王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後周李穀以人臣盡節為對

廣順元年初太祖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

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毅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太祖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

周行逢竟不能屈徐仲雅

顯德三年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為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丈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名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四

隣亦畏我矛仲雅曰侍中境内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

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通鑑總類卷十五下